

景明刻本
百陵學山

十二

泰熙錄

大學士高拱一本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事
臣惟

國家之用人皆欲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
平之治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爲終身之定例
而故有所抑滯於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
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
居其三舉人居其七然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
假此爲網羅之具以觀其他日之何如而非謂
此必賢于彼也

國初進士舉人槩用其舉人登八座爲名臣者
難以一二計自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于
今則極矣其係進士出身者則衆向之甚至以
罪爲功其係舉人出身者則衆薄之甚至以功
爲罪上司之相臨同列之相與炎涼盈面可鄙
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顧也至于保薦則進士未
必皆賢而十有其九舉人未必皆不賢而十曾
無其一也至于陞遷則進士治績之最下者猶
勝于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卽幸有一二與進
士同陞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少而陞官又

高舉人之俸多而陞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常盈舉人氣常怯盈者日驕每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率墮志而恬行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力尚壯學未甚荒者皆相與遷延冀倖一第直至年邁學荒淪落已甚然後出而就選以爲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壯年從仕者又皆爲貧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其有爲胡可得哉及其不能有爲則又曰此輩果不堪用然不知乃用人太偏所致而非其本體果皆

如此也夫崇尚進士纔三分耳而又使之驕棄却舉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阻則天下之善政誰與爲之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愚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攣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只以資格授官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而優則先之苟未必優卽後于舉人無妨也舉人而劣則後之苟未必劣卽先于進士無妨也吏部自行體訪但係賢能一例陞取不得復有所低昂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務除去舊套但係賢能一例

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數多者撫按官以不及論其既陞取之後又惟論其政績一例推轉舉人之俸不必加深進士之官不必加美若果才德出衆則一例陞爲京堂卽上至部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攣之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非至不肖者必不甘于自棄也至于舉人就選之時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爲州縣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艱重須有精力者乃可爲之彼其精力旣衰胡可爲哉如此則人皆趨可爲之時

學山
以赴功名之會而甘于淪落者寡矣夫舉人與
進士並用則進士不敢獨驕則舉人皆益自效
而善政亦必多卽未必人人皆然而十分之中
少亦可有六七固已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
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興熙平之治可庶幾望
也臣誠愚昧所以爲國謀者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勅下吏部施行天下幸甚奉

聖旨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
無實用事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
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着實舉行吏部知道

隆慶五年七月初一日膳字訛乞對真稿校正

海鹽草莽小臣王文祿伏讀

聖上嘉納輔臣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仰見
君聖臣賢天地交泰雍熙太平之立致云

聖旨曰 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卽明揚無方也曰
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監流
弊宣大公也曰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道
人才大有裨益依議着實舉行揚善用中也夫
中也者大公無偏也列聖授受曰允執厥中由
人稟天地之中以生也奈偏匪中炎涼低昂盈

學山
怯驕阻均失矣不有是䟽曲盡情偽洞徹肺肝
態狀畢昭纖毫莫遁何以感動

天聽挽回世風哉凡幸際昌期者當竭中心之忠養
浩然中正之氣不惜命不愛錢誓不負

聖君賢輔之懇激庶不忝天地父母之生成設甘自
輕殃民蠹國非夫也猛省勉旃文祿求志苟全
罔干利祿秉彝同好速梓廣傳繼續修邊政處
卑官二䟽大忠至仁之心無窮直欲野無遺賢
萬國咸寧華夷大一統爾前代賢輔能企乎謹
約熙平交泰義曰泰熙錄入學山中垂監云

仕意篇

五嶽山人黃省曾著

仕意篇上

今之張科置設舉網而羅乎天下之士者果何爲哉
今之天下之士乳口而聲習巾而操觚長而依泮以
求懸一名於越席之內者又何爲哉予觀乎今之天
下求士者不明夫所以求之者而示之士也應夫求
者亦不知所以求之者而爲之應也是以士日卑污
而道日湮求門愈闢而賢聖者不出圭組軒符日授
于人而天下益趨於不治也所以然者凡以仕意不
明而已矣古之仕也以民今之仕也以身古之仕也

以國以天下今之仕也以其家仕以古均而意與古
繆揮擢溢耀作驕發狂益甚於古人而貪襟墨抱虎
臨而狼寢者何其紛紛也是以今之天下茅甕而居
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蹙額
於其夫曰何不仕以華其宮也糠粃而食者其父之
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蹙額於其夫曰
何不仕而膏粱其口也空匱而歷日者其父之詈言
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蹙額於其夫曰何不
仕而積夫千金以侈老而利夫子孫爲也是故五尺
童子方辨蒼頡而卽皆以此爲之心所以分官以往

各以其官而漁獵於億兆環九州布四海去來乎守
令萬千乎南面各求飽其谿壑之欲而已輕之者爲
貿賈加之者爲屠沽極之者乃盜賊而已矣夫天之
立君君之建臣惟以安民也而俾貿賈屠沽盜賊之
人以驚擊乎其上豈天心哉豈天心哉此所以民日
窮困孳死而寒暑不昌輪風沴雨時奔作於宇宙而
禮樂無期而興也雖拱手 天子之位者仁孝如堯
舜制作如軒黃亦且如之何哉夫 天子爲安民而
求士士以貴身富家而求用何其求之應之之不相
值也故其釋褐之初以至于請骸之日無非爲一富

一貴之計而夙興夜寐於簿牒之繁亦不過假此以
爲圖利之階耳至於民情之樂苦歲事之成慊獄訟
之淑慝生齒之流集一切置之心外而無問矣縣以
委之於府府以委之於司司又委之於六治如寓於
逆旅然棟梁雖頽簞陳雖弊垣墻雖穴惟曰自有主
人而已也夫今之士所以逆旅夫國與天下者如此
則同一民也標枝野鹿何爲不可而顧乃異其章服
殊其號名以民而病民也哉

仕意篇下

仕意不明則進者驕而退者愧至無以立存於閭里

而有道之士亦無以自表於天下夫今城衢之內者
門將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者必進士之家
也郊遂之間青疇萬井柳埕百里而肆其畎畝之闢
者必進士之家也役奴下走文衣麕履汎鷁浮馬賤
妾愚婦翠髻瓊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則象輿者
必進士之家也夫天之立君與夫君之所以建臣者
意豈如是而已哉今且天下而成風矣幼之所以誦
習者以此長之所以服儒者以此通于帝籍而所以
宦貴於四方者以此族屬之所以相高肺腑戚骨之
所以相欺友儕之所以相誇者以此父師之所以爲

教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以此夫此宮室之巍煥田疇
之連闢妻孥之華盛得之者爲成器爲罕才爲天人
失之者爲不肖爲下愚爲無賴則三者皆利欲之常
情也而且有成器天人罕才之名人亦曷不力驚而
爭馳之哉故庶民儒士之家殘瓦斷甃漏日見雨田
無尺寸衣無複再而爲之妻孥者蓬髮垢頰以當井
臼凡爲里中之富賈者莫不撫掌而笑之滿氣以凌
之而士之見道不明者含其笑凌於胸中一旦富賈
亦必求與之相敵而爲仕之意皆冥然不少聞識鳴
呼此太和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天下而亂臣賊子乃

地有之也殊不知天之生斯民也而無主以綱之則必亂是以立之君君之欲安乎斯民也非臣則無以遍乎天下而繼其耳目蹈履之所不及故古之喻者以爲元首股肱是以建之臣君邪臣邪俱奉天安民而已故茅茨土階鹿裘素馬堯不以爲薄卑宮容膝惡衣被體禹不以爲陋但爲天主民而已初無一毫病民之爲何古之天子且儉約如此而今之進士乃珍奉尊處其身如彼也使上天立君建臣之意雲飄海沉而不著是以彼長於此土此長於彼土互相吞噬互相割剝互相標奪而斬關破篋之盜緒視爲縉

紳之常法游宦之公事而不之恠忌矣夫人而徒欲
富貴也則何所爲而不至哉茲者宸濠之變名爲元
老而右輔者僞爲儒而諮謀者宦其地而倒從之者
與夫潛不軌之心而鼠伺於高位者欲乘便而起環
待於下僚者亦不可以數矣凡此者皆任意不明而
徒以富賚爲心故耳嗚呼任意不明亂臣賊子其興
也乎其能免乎接跡於人間也乎

卷完